

#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余镜秋<sup>1</sup> 耿格格<sup>1</sup> 汪晓凡<sup>1\*</sup> 朱春雪<sup>1</sup> 孙靖凯<sup>1,2</sup>

**【摘要】 目的** 调查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现状,分析影响因素,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0年11月—2021年2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300名中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表、家庭代际关系问卷和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问卷进行调查。**结果**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条目均分为 $(2.70 \pm 0.97)$ 分,家庭代际关系条目均分为 $(2.95 \pm 0.41)$ 分。年龄、月收入 and 代际团结是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 $P < 0.05$ )。**结论**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主要担心选择机构正式照护会带来性能风险和财务风险。政府应优化政策环境,从供给侧方面改善机构运营发展条件;机构应对客户群体进行调研和评估,识别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照护需求,制订多样化的照护服务方案和风险预案。

**【关键词】** 中老年人;正式照护;非正式照护;感知风险;代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A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rceived Risk of Formal Care Service in Institution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YU Jingqiu, GENG Gege, WANG Xiaofan, et al./Chinese Health Quality Management, 2024, 31(2): 62-66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ived risk status of institutional formal care service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n age-friendly society. **Methods** From November 2020 to February 2021, 300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survey object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nd the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questionnair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nd institutional formal care service perceived risk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for investigation. **Results** The items of perceived risk of formal care service in institution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ere scored  $(2.70 \pm 0.97)$  points, and the items of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were scored  $(2.95 \pm 0.41)$  points. Age, monthly incom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wer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erceived risk of institutional formal care services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 $P < 0.05$ ). **Conclusion** The perceived risk of institutional formal care service for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was moderate, and the main concern was that choosing institutional formal care would bring performance risk and financial risk. The government should optimize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institutions from the supply side. Institutions should conduct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of customer groups, identify the care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develop diversified care service plans and risk plans.

**Key words** Middle and Old Age; Formal Care; Informal Care; Perceived Risk;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First-author's address** School of Management,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DOI:10.13912/j.cnki.chqm.2024.31.2.15

\* 基金项目: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编号:YETP0800);北京中医药大学校级科研横向发展基金项目(2020)

余镜秋<sup>1</sup> 耿格格<sup>1</sup> 汪晓凡<sup>1\*</sup> 朱春雪<sup>1</sup> 孙靖凯<sup>1,2</sup> 通信作者:汪晓凡

1 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 北京 100029 2 武汉大学口腔医院 湖北 武汉 430075

为19.8%；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4.9%<sup>[1]</sup>。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研究测算，到2033年我国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2053年将达到峰值4.87亿，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sup>[2]</sup>。人口老龄化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常态现象。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口长期照护风险持续增加。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和生育观念的转变，我国多数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家庭照护者面临较重的照料负担和较大的机会成本<sup>[3]</sup>。因此，需要正式照护和非正式照护分工合作、相互补充。正式照护服务是指由专业照护机构（如医院、养老机构等）和人员（如护士、护工等）提供的有偿照护服务<sup>[4]</sup>。相较于居家非正式照护，机构正式照护服务具有专业性和连续性优势<sup>[5]</sup>。但目前，我国老年人对非正式照护和机构正式照护分工合作力度不够现象<sup>[6]</sup>。家庭代际关系是指不同代位家庭成员之间所形成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关系，包括代际团结、代际矛盾和代际交换<sup>[7]</sup>。研究<sup>[8]</sup>显示，亲密愉快的家庭代际关系和对机构正式照护服务的风险感知会促使中老年人趋向于选择居家非正式照护。目前，尚未有中老年人对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相关研究。本研究从养老服务的需求主体老年人以及即将步入老年阶段的中老年人入手，调查其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现状，分析代际关系对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影响，探索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正式照护服务事业发展提供参考。

## 1 对象与方法

### 1.1 调查对象

以条目数的5倍~10倍为原则确定样本量<sup>[9]</sup>。采取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1月—2021年2月在北京市、黄冈市、马鞍山市开展调研。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45周岁；（2）能清楚理解问卷题项含义并明确表达；（3）自愿参与调查。排除标准：存在认知障碍，语言表达不清晰。

###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婚姻状况、养老保险缴纳情况、医疗保险缴纳情况、月收入 and 学历。（2）家庭代际关系问卷。参考 Roberts REL<sup>[10]</sup>研究和 Katz R<sup>[11]</sup>研究，结合我国实际，设置问卷题项，内容分为代际团结、代际矛盾和代际冲突3部分。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进行赋分，代际团结部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系越和谐，代际矛盾部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系越轻松自由，代际冲突部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关系越激烈。本研究中，问卷结构效度为0.812，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70。（3）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问卷。参考 Peter JP等<sup>[12]</sup>研究和 Stone RN<sup>[13]</sup>研究，结合我国实际，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身体风险、社会风险、性能风险、财务风险、心理风险和时间风险6个部分。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依次赋分1分~5分，得分越低表示感知到的风险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结构效度为0.958，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976。

1.2.2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 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通过走访街道、公园、

敬老院等场所对中老年人进行调查，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及注意事项后发放问卷。回收问卷后，剔除填写不完整、随意作答或重复作答的问卷。

### 1.3 统计分析方法

使用 Excel 2019 软件录入数据，运用 SPSS 20.0 软件整理和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比描述，采用  $t$  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感知风险单因素分析，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法计算感知风险和代际关系各维度相关系数，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感知风险多因素分析。以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果

### 2.1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共回收320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20份，回收有效问卷300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75%。300名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见表1。

### 2.2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条目均分为 $(2.70 \pm 0.97)$ 分。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风险 $(2.88 \pm 1.08)$ 分、身体风险 $(2.75 \pm 1.01)$ 分、时间风险 $(2.74 \pm 1.02)$ 分、心理风险 $(2.64 \pm 1.06)$ 分、财务风险 $(2.62 \pm 1.06)$ 分、性能风险 $(2.54 \pm 1.11)$ 分。

### 2.3 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得分

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条目均分为 $(2.95 \pm 0.41)$ 分，代际团结、代际矛盾、代际冲突得分分别为 $(3.52 \pm 0.58)$ 分、 $(3.24 \pm 0.82)$ 分、 $(2.07 \pm 0.71)$ 分。

2.4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影响因素

2.4.1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月收入、学历的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2.4.2 相关性分析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总分及各部分得分与代际团结呈负相关,与代际冲突呈正相关,见表 2。

2.4.3 多因素分析 以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 3 个因素以及代际团结和代际冲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月收入和代际团结是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3。

3 讨论

3.1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条目均分为(2.70±0.97)分,略高于理论中值(2.5 分),整体感知风险程度处于中等水平。具体来看,财务风险和性能风险得分较低,分别为(2.62±1.06)分、(2.54±1.11)分,这说明中老年人主要担心选择机构正式照护服务会带来性能和财务方面的风险。究其原因:从需求侧视角来看,中老年人担心机构提供的正式照护服务不能达到期望标准,以及照护服务产生的高额费用给中老年人带来较重的经济负担<sup>[14]</sup>;从供给侧视角来看,当前我国机构正式照护服务事业存在“双轨”并行现象,即公办服务机构“一床难求”,而民办服务机构入住率持续偏低,面临运营危机。韩烨等<sup>[15]</sup>针对吉林省民办养

老机构发展情况调查发现,民办养老机构遭受融资困难和政府激励措施有限等问题的困扰,且由于资金来源不足使得机构基础设施不够完备,导致其正式照护服务能力受限,但机构为了生存又会向客户收取高

表 1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及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单因素分析( $n=300$ )

变量	例数(百分比) /例(%)	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 得分/分	F/t	P
年龄/岁			32.045	<0.001
45~<60	135(45.0)	3.22±0.97		
60~<70	91(30.3)	2.35±0.71		
70~<80	55(18.3)	2.15±0.68		
≥80	19(6.3)	2.26±0.93		
性别			1.759	0.186
女	177(59.0)	2.64±0.92		
男	123(41.0)	2.79±1.03		
居住地			0.206	0.650
农村	53(17.7)	2.75±0.96		
城市	247(82.3)	2.69±0.97		
婚姻状况			1.735	0.189
有配偶	269(89.7)	2.72±0.97		
无配偶	31(10.3)	2.48±0.89		
是否缴纳养老保险			2.752	0.098
是	263(87.7)	2.67±0.97		
否	37(12.3)	2.95±0.94		
是否缴纳医疗保险			0.469	0.494
是	285(95.0)	2.71±0.97		
否	15(5.0)	2.53±0.83		
月收入/元			9.711	<0.001
≤1 000	51(17.0)	2.18±0.65		
1 000~<3 000	70(23.3)	2.81±0.94		
3 000~<5 000	84(28.0)	2.61±0.87		
5 000~<7 000	53(17.7)	2.70±0.95		
≥7 000	42(14.0)	3.33±1.16		
学历			3.840	0.005
小学及以下	51(17.0)	2.33±0.86		
初中	78(26.0)	2.67±0.94		
高中/中专/中技	95(31.7)	2.71±0.97		
大专/本科	72(24.0)	2.94±0.98		
硕士及以上	4(1.3)	3.50±1.29		

表 2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与代际关系相关性分析

项目	代际团结	代际冲突	代际矛盾
身体风险	-0.293* *	0.167* *	-0.121*
社会风险	-0.299* *	0.172* *	-0.101
性能风险	-0.293* *	0.145*	-0.088
财务风险	-0.242* *	0.126*	-0.018
心理风险	-0.286* *	0.116*	-0.050
时间风险	-0.295* *	0.156* *	-0.028
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	-0.294* *	0.145*	-0.053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表3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beta$	SE	$\beta$	$t$	$P$
常量	3.912	0.32	—	12.23	<0.001
年龄	-0.377	0.054	-0.364	-6.933	<0.001
月收入	0.175	0.038	0.233	4.672	<0.001
代际团结	-0.289	0.088	-0.172	-3.282	0.001

注: $R^2=0.271$ ,调整后 $R^2=0.264$ , $F=36.728$ , $P<0.001$ 。

额服务费用。

为了降低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应提高正式照护服务机构的生存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一方面,政府应优化政策环境,从供给侧方面改善机构运营发展条件,如制定合理的价格政策、建立严格的审查监管制度、给予合格机构财政补贴,同时要简化机构财政补贴申请流程,合理压缩财政补贴周期。另一方面,机构可以采用分阶段式团队服务来改善客户试住体验<sup>[16]</sup>,以稳定客户群体,促进机构平稳生存,同时机构可以与第三方智慧平台开展合作,在提供分层分类服务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精准服务水平。

3.2 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条目均分为(2.95±0.41)分,略高于理论中值(2.5分),表明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处于中等水平。目前,我国小型化家庭增多,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与核心化有利于家庭代际关系向民主自由转变,为家庭成员间良好交流提供了空间,使得家庭代际关系变得和谐<sup>[17]</sup>。具体来看,代际团结得分为(3.52±0.58)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提示家庭关系和谐;代际冲突得分为(2.07±0.71)分,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提示家庭较少出现激烈冲突。虽然家庭代际关系较好,但仍需要关注存在的潜在问题,例如,中老年

人对子女过度依赖,导致独立性不强;中老年人在家庭关系中刻意回避冲突,导致潜在的家庭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代际关系是养老服务的“结构性条件”,养老服务是代际关系的“功能性内容”<sup>[18]</sup>。家庭代际关系与中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模式选择密切相关。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家庭和社区应鼓励中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降低中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程度,促进中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良好发展。

3.3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受多重因素影响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可负向预测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 $P<0.05$ )。由表1可知,老年人( $\geq 60$ 岁)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低于中年人(45岁~<60岁)得分,即老年人感知的机构正式照护服务风险程度高于中年人。究其原因,大部分中年人未脱离生产者角色,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源,且身体素质相对较好,同时随着养老机构增多和养老服务完善,中年人对未来养老服务持乐观态度,更愿意接受机构正式照护服务。而老年人从岗位退休后,生活重心从工作转移到家庭,选择机构正式照护会加重子女经济负担,且身体状况相对较差,担心机构正式照护服务会产生财务风险和性能风险。此外,由表1可知,在老年人群中, $\geq 70$ 岁

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低于60岁~<70岁老年人得分。分析原因,年龄越大,健康状况相对越差,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越低,对于机构正式照护服务的担忧程度相对更高。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70岁~<80岁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得分低于 $\geq 80$ 岁老年人得分,即70岁~<80岁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程度较高。原因可能为,70岁~<80岁老年人处于失能率上升的拐点<sup>[19]</sup>,担忧未来身体健康状况,迫切想恢复健康的渴望反而增加了这部分群体对于机构正式照护服务的感知风险。

同时,本研究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可以正向预测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 $P<0.05$ )。总体来看(表1),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程度随着月收入增加而降低。经济状况是影响中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经济条件较差可选择的正式照护服务机构种类就会受到限制。但由表1可知,月收入为1 000元~<3 000元的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程度反而低于月收入为3 000元~<7 000元的中老年人感知风险程度。究其原因,当中老年人月收入较低且收入不足以获得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时,其不会考虑将月收入用于获得长期照护服务,因而不关心机构正式照护服务风险。

综上,正式照护服务机构可以对客户群体进行调研和评估,识别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照护需求,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制订多样化的照护服务方案和风险预案。同时,相关部门应建立并完善可持续发



展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sup>[20]</sup>。

3.4 代际团结负向影响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

本研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代际团结与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呈负相关( $P<0.05$ ),即代际关系越团结,中老年人感知到的机构正式照护服务风险越高。此外,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代际团结是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代际团结理论认为,团结和凝聚力是代际团结的核心,主要关注与家庭结构特点有关的代际关系的积极特质,包含联系性团结、情感性团结、功能性团结、一致性团结、规范性团结和结构性团结。代际关系越团结,家庭成员共同参与活动的频率越高,越持有积极情感(如亲近、理解),在态度、价值观和信仰上的一致性程度越高,在经济上、躯体上和情感上的帮助越大,承担家庭责任和履行家庭义务的承诺越强<sup>[21]</sup>,中老年人越可能感受到体贴的家庭照护。在当前以居家非正式照护为主、机构正式照护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下,体贴的家庭照护使得中老年人不倾向于选择机构正式照护服务。对此,应继续整合长期照护社会支持体系,将非正式照护与社会化正式照护体系相结合,发挥以家庭成员为基本单位的长期照护服务功能,当非正式照护无法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需求时,由国家和社会提供长期正式照护服务,从整体上形成非正式照护与正式照护互补互促的良性关系<sup>[22]</sup>。

4 不足与展望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本研究采

用方便抽样法选取调查对象,样本代表性有一定不足。此外,缺乏对正式照护服务的理论与政策研究。未来可以将研究视角拓宽到正式照护服务供给方面,如供给现状、供给内容及供给模式等,将正式照护服务的需求与供给相结合,为优化正式照护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023-02-28)[2023-08-26].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28_1919011.html).  
[2] 李 晶.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教育资源需求与供给[J].老年教育(老年大学),2017(8):25-30.  
[3] 彭希哲,王雪辉.家庭结构、个人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J].人口学刊,2021,43(1):64-77.  
[4] 谷应雯,尚 越.中国失能老人照护模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非正式照护与正式照护的关系[J].卫生经济研究,2021,38(1):54-57.  
[5] 张 亮,黄丽珍,张章博,等.借鉴欧洲长期照护模式,发展我国正式居家照护和机构正式照护[J].老龄科学研究,2020,8(9):68-79.  
[6] 袁 笛,陈 滔.正式和非正式照护的平衡:内涵、困境与对策[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41(6):174-180.  
[7] 闫 蕊,赵守梅,张馨心,等.社区老年人代际关系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链式中介作用[J].护理管理杂志,2022,22(7):457-461,478.  
[8] 闫 蕊,赵守梅,张馨心,等.决策树与 Logistic 回归模型在老年人社区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全科医学,2022,25(1):87-93.  
[9] 李伟东,蔡新好,裴 祺.门诊造口治疗师执业环境与薪酬满意度相关性研究[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23,30(1):62-66.  
[10] ROBERTS REL,RICHARDS LN,BENGTSON V.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ing families[J].Marriage & Family Review, 1991,16(1-2):11-46.  
[11] KATZ R. Intergenerational fami-

ly rela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old age: a crossnational study[J].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2009,6(2):79-90.

[12] PETER JP,RYAN MJ.An investigation of perceived risk at the brand level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76, 13(2):184-188.

[13] STONE RN.Perceived risk: further considerations for the marketing discipline [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 27(3):39-50.

[14] 宋全成,孙敬华.我国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可行吗[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5):65-75.

[15] 韩 烨,冀 然,付佳平.民办养老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人口学刊,2021,43(4):89-97.

[16] 童立纺,宋延波,王艳娇,等.老年人正式入住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前服务沟通方式的改进[J].护理学杂志,2019,34(12):5-8.

[17] 周婷婷.从现代性的角度理解代际关系新变化[J].南方论刊,2022(5):32-34,41.

[18] 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J].社会科学文摘,2016(3):73-74.

[19] 宁 佩,杜恩情,杜纯静,等.山东省老年人失能现状及水平变动的拐点年龄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9):1633-1636,1664.

[20] 张良文,方 亚.基于供需均衡视角的我国老年长期照护保险的费率测算[J].中国卫生统计,2021,38(3):340-343,347.

[21] 徐杭艳.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困境分析:基于代际团结理论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22(7):3-5.

[22] 贾仓仓.替代还是互补:非正式照护对正式照护的影响:基于 CLHLS 数据的经验证据[J].人口与发展,2021,27(6):129-139.

通信作者:  
汪晓凡: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E-mail:wxfruc@163.com

收稿日期:2023-09-22

修回日期:2023-11-26

责任编辑:任红霞